



乾隆皇帝游江南

岳麓
书社

标 点 张克东
高 原
责任编辑 刘 柯
封面设计 胡 颖

乾隆皇帝游江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430,000 印张: 13 印数: 1—22,400

ISBN 7-80520-211-7

I·121 定价: 4.30元

〔湘岳 90—2—10〕

目 录

第 一 回	北京城贤臣监国	瑞龙镇周郎遇主	(1)
第 二 回	杏花楼奸党遭诛	海边关良臣保驾	(8)
第 三 回	退妖魔周郎配偶	换假银张妇完贞	(14)
第 四 回	区家村智退庄客	金平城怒斩奸官	(20)
第 五 回	雷老虎擂台丧命	李巴山比武欺人	(27)
第 六 回	梅花桩僧俗比武	西禅寺师徒相逢	(36)
第 七 回	林胜捉奸遭反捏	黄坤抱屈遇高僧	(43)
第 八 回	下潮州师徒报仇	游金山白蛇讨封	(51)
第 九 回	英武院探赌遇名姝	朱仙镇赎衫收勇士	(59)
第 十 回	杨遇春卖武逢主	僧燕月行凶遭戮	(67)
第 十 一 回	遇诗翁蔡芳夺船	访主子伯达寻江	(75)
第 十 二 回	夺鲈鱼踢伤伦公子	投村庄收罗众豪杰	(84)
第 十 三 回	妖道人围困海波庄	玉面虎阵斩高发仕	(92)
第 十 四 回	少林寺门徒私下山	锦纶堂行家公入禀	(101)
第 十 五 回	牛化蛟贪财丧命	吕英布仗义报仇	(110)
第 十 六 回	雷大鵬别师下山	胡惠乾送儿入寺	(119)
第 十 七 回	下武当道德报仇	游羊城五枚解怨	(126)
第 十 八 回	刘阁老屡代光昌	赵芳庆武艺无双	(135)
第 十 九 回	赵教头知机识主	朱知府偏断亡身	(147)
第 二 十 回	苏州城白花蛇劫狱	牛头山黄协镇丧师	(154)
第 二 十 一 回	接圣驾区镇威擢职	结亲谊周日青吟诗	(165)
第 二 十 二 回	黄土豪欺心诬劫	张秀才畏刑招供	(169)
第 二 十 三 回	伯制军两番访主	唐教头二次解围	(179)
第 二 十 四 回	待月楼畜鹏保驾	寻芳市老虎丧身	(187)
第 二 十 五 回	毓秀村百鸟迎皇	小桃源万花朝圣	(192)
第 二 十 六 回	游花园题赠佳人词	闹新房戏谑风流话	(196)
第 二 十 七 回	急脚先锋逢恩得赦	投怀柳燕救主成亲	(201)

第二十八回	痴情公子恋春光	美貌歌姬嗟薄命	(205)
第二十九回	蕴玉阁狂徒恃势	天香楼义士除顽	(210)
第三十回	东留村老鼠精作怪	飞鹅山强贼寇被诛	(214)
第三十一回	李全忠寻仇摆擂台	程奉孝解忿破愚关	(222)
第三十二回	白面书生逢铁汉	红颜少女遇金刚	(226)
第三十三回	英雄遇赦沐皇恩	义士慈心叨御赐	(229)
第三十四回	命金刚碧玉共成亲	逢圣主许英谈战法	(233)
第三十五回	三英雄庙前逞力	两孝子遇水无灾	(237)
第三十六回	报恩寺和尚贪财	广法庵女尼死节	(239)
第三十七回	王宝珠贪淫损命	录金言警世除顽	(243)
第三十八回	叶公子通贼害民	段翰林因侄会主	(246)
第三十九回	陈河道拯民脱难	邹按察救驾诛奸	(252)
第四十回	扬州城抚宪销案	金华府天子救民	(259)
第四十一回	仁圣主怒斩奸官	文武举同沾重恩	(271)
第四十二回	安福战败飞龙阁	赵虎收伏金鳌熊	(280)
第四十三回	老大人开科取士	白安福建醮复仇	(286)
第四十四回	白安福设坛思建醮	胡惠乾恃恶又寻仇	(293)
第四十五回	说闲言机匠肇祸	夸武艺恶霸兴兵	(297)
第四十六回	递公禀总督准词	缉要犯捕快寻友	(301)
第四十七回	印月潭僧人不俗	凤仪亭妓女多情	(305)
第四十八回	夺佳人日青用武	打豪奴咏红知恩	(309)
第四十九回	入县衙怒翻公案	到抚辕请进后堂	(313)
第五十回	杭州城正法污吏	嘉兴府巧遇英雄	(317)
第五十一回	害东翁王怀设计	见豪客鲍龙显能	(321)
第五十二回	重亲情打伤人命	为义士大闹公堂	(325)
第五十三回	周日青力救郭礼文	李得胜鞭伤鲍勇士	(329)
第五十四回	醉大汉洪福救主	旧良朋华琪留宾	(333)
第五十五回	周日青小心寻圣主	杨长祺请罪谒天颜	(337)
第五十六回	方快头叩问吉凶	高相士善谈休咎	(341)
第五十七回	识真主高进忠显名	访细情何人厚得信	(345)
第五十八回	进谗言气煞惠乾	挡凶锋打走方德	(349)
第五十九回	伤母子胡惠乾狠心	调官兵曾必忠设计	(353)

第六十回	急调兵拟困西禅寺	请会议协拿胡惠乾……………	(357)
第六十一回	西禅寺胡惠乾惊变	大雄殿高进忠争锋……………	(360)
第六十二回	破花刀惠乾丧命	掷首级三德亡身……………	(364)
第六十三回	绝后患议拿家属	报父仇拟请禅师……………	(368)
第六十四回	奉旨访师方魁跋涉	应诏除害白眉登程……………	(371)
第六十五回	闻家信方快头垂泪	探消息马壮士逞能……………	(374)
第六十六回	旧地重游山僧势利	轻舟忽至姐妹翩跹……………	(377)
第六十七回	俗和尚出言不逊	猛英雄举手无情……………	(381)
第六十八回	环求恕罪前倨后恭	阅读来书惊心动魄……………	(385)
第六十九回	志切报仇心存袒护	出言责备仗义除凶……………	(388)
第七十回	运内功打死童千斤	使飞腿踢伤谢亚福……………	(391)
第七十一回	道人寄言巡抚奏章	阁老知人英雄善任……………	(394)
第七十二回	约期比武锦纶下书	结伴同行白眉除害……………	(397)
第七十三回	扫除恶霸不认同门	力敌仇讐击杀至善……………	(401)
第七十四回	众教师大破少林寺	高进忠转回广东城……………	(405)
第七十五回	顽梗既除八方向化	帝德何极万寿无疆……………	(408)

第一回

北京城贤臣监国 瑞龙镇周郎遇主

话说自李闯乱了大明天下，太祖顺治皇帝带兵过江定鼎以来，改国号曰“大清”，建都仍在北京。用满汉蒙古八旗兵丁，由北至南，打成一统天下。开基创业以来，九十余年，传至第四代仁圣天子，真是文可安邦，武能定国；胸罗锦绣，腹满珠玑；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三坟五典，无所不通；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兵书战策，十分精通；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是时天下太平，人民安乐，八方进贡，万国来朝。真所谓马放南山，兵归武库，偃武修文，坐享升平之福。此所以有诗为证：

天地生成大圣人，文才武艺重当今。

帝皇少见称才子，独下江南四海闻。

却说一日，五更三点，圣驾早朝，只见左边龙凤鼓响，右边景阳钟鸣，内侍太监前呼，宫娥翠女后拥，净鞭三下响，文武两边排，圣天子驾到金銮宝殿，升坐龙案之上。王公大臣，诸侯贝勒，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及内外大小臣等，山呼万岁，朝见君皇。圣上传旨，即赐卿等平身，随开金口说道：“朕今仰承列祖列宗基业，藉尔大小臣工之力，上天眷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坐享太平，实乃万民之福。昨日偶然想得一对，汝等众卿为朕对来，重重有赏。”众大臣齐声答道：“陛下有何妙对，求御笔书下，赐与臣等一观。”圣上闻言，即命内侍捧上文房四宝，浓磨香墨，慢拂金笺，御笔写出上联云：

玉帝行兵，雷鼓云旗，雨箭风刀天作阵

写毕，赐与众臣观看。诸大臣见了此对，各人面面相觑，均如泥塑木雕一般，并无一人可以对得。圣天子在龙案之上见了这个光景，龙颜不乐，大有怫然之色。

斯时有一大臣上前启奏，圣上一看，乃是文华殿大学士陈宏谋，随即问道：“卿家可能对得此联否？”陈宏谋奏道：“老臣才学浅陋，不能对得。

老臣有一门生，是广东番禺县人，现是新科举子，来京会试的，姓冯名诚修，此人才高学广，必能对得此联，望陛下准臣所奏，宣召冯诚修到来一对。”天子闻言问道：“此人现在何处？”陈宏谋道：“现在臣家。”圣上即命黄门官：“传朕口诏，前往陈宏谋府内，立召冯诚修前来见朕。”

黄门官领了圣旨，直到陈府，开读已毕，冯诚修望阙叩头，谢了圣恩，随了黄门官直入午朝门。黄门官带领引见，俯伏金阶，三呼万岁。朝见已毕，圣天子即开金口，御赐平身，问之曰：“闻卿广学多才，朕有一对，卿能对得，重重有赏。”冯诚修奏道：“小臣岭南下士，学识庸愚，谬承陈老师保奏，诚恐对得不工，有辱君命，其罪非小。望陛下恕臣之罪，赐臣一观。”天子闻言，御手在龙案上取了上联，交与内侍，赐与冯诚修观看。随着内臣另赐文房四宝一副，犹如殿试一般。冯诚修接了那金笺，展开一看，略不思索，举笔一挥而就。殿前官接了，晋呈御览。圣天子龙目一看，写得龙蛇飞舞，十分端楷。其对的下联云：

龙王夜宴，月烛星灯，山看海酒地为盆

天子看了，不觉哈哈大笑，极口赞道：“卿才冠中华，深为可喜。”又将龙目一看，只见冯诚修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出口成文，如此敏捷，圣心大悦。即着御前供奉官在金殿之上，赏赐御酒三杯，金花彩红护送回陈宏谋相府，俟会试之后，另行升赏。冯诚修叩头谢过圣恩，得意扬扬，回归陈府，不在话下。

且表圣天子赏了冯诚修后，随问各大臣：“孤家意欲前下江南游玩一番，卿等众臣有何人能保朕躬前往？”连问三次，并无一人敢应。圣天子不觉大怒，说道：“寡人不用你等保驾，独自一人前往，又有何妨？”随即传旨退班。各官退出，圣驾转到人和殿，御笔写下圣旨一道，交与掌宫太监荣禄，面谕道：“朕前往江南游山玩景，久则十年，少则五载，自然回来。汝明日早上可将此旨交与大学士陈宏谋、刘墉等开读便了。”说完，扮为客商模样，出后宰门去了不提。

再说次日五更三点，各官齐集朝堂，不见圣驾临朝，只见掌宫太监荣禄，将昨日圣上留下圣旨一道交与大学士陈宏谋、刘墉等观看。二人在龙案上展开同读，只见诏书上写着：

朕离燕地，驾幸江南，迟则十年，早则五载，江山大事，着陈宏谋协同刘墉秉公料理，各大臣见陈宏谋即如见朕耳。钦此。

圣旨读完，各大臣均皆不乐。各自退朝，回府而去，这且慢表。单言

圣天子出了后宰门，扮作客商模样，慢步行来，不觉到了瑞龙镇。只见六街三市，热闹非常，迎面一座酒楼，十分高敞，招牌写着：绮南楼士商行台；又一招牌上写着：满汉筵席，京苏大菜。天子看了，展开大步，直上楼中坐下。店小二上前陪着笑脸问道：“客官是用酒饭，还是请客？”天子道：“并非请客。你店中如有上等酒菜，尽行取来便了。”小二闻言，忙将上好酒菜一席，弄得齐齐整整，摆列桌上，请客宽用，随站一旁伺候斟酒。圣天子一面用酒，一面问道：“你这瑞龙镇，倒还热闹。”小二道：“敝处是京师通衢大路，近又迎神赛会，所以更加人多。客官不妨明日到此一游。”天子点头道好，一宿晚景不提。

次日用了早膳，即将包裹寄在店中，信步前行。只见街市之上，人如蚁密，各店坊中百货充盈，倒还公平交易。天子见此太平景象，心中十分欢喜。行了半天，腹中饥渴，望见前面有座酒楼，名曰“聚升楼”，砌得十分华美。远望三层酒楼，高有数丈。楼上吹弹歌舞，极其繁华，门外金字招牌写着：包办南北满汉酒席，各色炒卖俱全。进得门来一望，酒堂之上，座无虚设，饮酒人极多。再上一层楼，客虽略少，陈设比下边更胜。直至三层楼上，摆设着无数名人字画古董玩器，甚为清静雅致，只是客座之中并无饮酒之人。天子拣了一个最好客座坐下，酒保跟着上来，站在一旁道：“请客官将酒牌点了菜名，小的照办便是。”天子说道：“你店有甚么上好酒菜，只管搬来便了。”酒保闻言，随即荤素酒肴尽行送来。天子开怀畅饮，遥望楼下会景，十分热闹，人山人海，拥挤不开。圣心大悦，直饮至申牌时分，会景散场，看的人也散了，是时天子饮得酩酊大醉，方才慢慢一步步下楼。酒保在楼上将酒菜帐算了，连忙跟下楼来，即向柜上说：“此位客官共用酒菜银八两六钱四分。”天子闻言，将手去身上一摸，不觉呆了，岂知来时未带银包，只得连声说道：“来得匆匆，未曾带银，改日着人送来何如？”店家说道：“岂有此理！这位说未带，那位又说没有携，饮了酒，吃了菜，若都如此说改日送来，小店还用开么？就有泰山大的本钱，也还不够。若是未有银子，请将衣服留下。”天子闻言，勃然大怒道：“若不留衣服，便如何？”店家说：“若不留衣服，便不得出店门。你就是当今万岁，来吃了东西，也要还钱，如无钱，龙袍也要留下。”天子闻言，大喝一声，犹如平空打了一个霹雳，起一脚，将柜面踢翻，望着店家一掌打去。这天子文武全才，力大无穷，店家如何当得他住？早已打得各人东倒西歪，酒堂人走的走了，散的散了。

正打得不能开解之际，忽然门外来了一个少年童子，生得唇红齿白，目秀眉清，一表人才，急忙上前拦住说道：“有话慢慢讲，千祈不可动气。”圣天子正在大怒之时，忽见此小童将他拦住，满面陪笑，再三劝解，有如此胆识，不觉圣心大悦，自然住手。随即问道：“你这小童，因何将我拦住？难道店家是你亲眷不成？你姓甚名谁？说与我知道。”小童说道：“好汉说哪里话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见有不平之事，断无袖手旁观之理。我非店家亲眷，不过偶然经过，见好汉如此生气，特此上来劝解，万望暂息雷霆之怒，把他不是之处对我说知，或是小事，请看薄面，容情一二。古人云：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小子姓周，名日青，本地人，舍下离此不远，请好汉过茅居一叙何如？”圣天子见他说辞伶俐，举止安闲，问答清楚，心中喜悦，就将吃了店中酒菜，身上未曾带银之事说了一遍，“他说若无银子，就是当今万岁爷，也要脱下龙袍。如此无礼！”小童闻言说道：“此乃小事，未知好汉欠他多少酒菜银子？待小子付他便了。”忙从身边取出银子一锭，约有十两，付了酒钱。一手携着圣天子的手，说：“方才匆忙，未曾请教高姓大名。”圣天子答道：“姓高名天赐，北京城里人。”

问答之间，不觉已到日青家内，忙问日青：“你家内还有甚人？方才十两银子，恐你父母追究。”日青道：“父亲亡过，只有寡母。老伯请坐，容我进内禀知母亲，请出来相见。”随即进去，将上项事情详细禀知母亲。那黄氏夫人，见儿子小小年纪，有如此志气，交结世人，也自欢喜，即着青儿倒了一盅香茶出来，双手奉敬。圣天子接了茶，随着日青进去，说：“替我与你母亲请安。”黄氏夫人在屏风背后回说：“不敢当。”一面用眼观看，见此高姓客人龙眉凤目，一表人材，心下暗思：“必非常人。”只见高姓客人问道：“令郎如此英俊，不知现年几岁？因何不与他读书？将来必有上进。”黄氏夫人答道：“小儿今年十五岁，也念过书，粗识几字，但恨他总是交结朋友，学习武艺，不肯用心读书，还望贵人指教他，就是小妇人之福了。”圣天子说道：“我有句不知进退的话，未审夫人可容纳否？令郎有这样气概，他日必非居于人下。小可现在军机大学士刘墉门下，意欲将令郎认为螟蛉之子，将来谋个出身，不知尊意可否允从？”黄氏闻言，十分欢喜，连道：“若得贵人如此提拔，小妇人感激不尽。”忙叫青儿上前叩头，拜见契父。圣天子用手在九龙暖肚内摘了一粒大珍珠，作为拜见之礼。日青谢后，送与母亲收好。黄氏说道：“贵人意欲何往？可否将

小儿带去？”圣天子道：“我今欲到南京一游，令郎愿往，不妨同去一走。”黄氏应允，即着家人办上酒肴。至申牌时分，用完晚膳，日青背上包裹，拜辞母亲，随了契父出门，仍回绮南楼客寓，住了一宿。

明日起来，付了店钱，出了瑞龙镇，望着海边关一路而去。晓行夜宿，不觉来到海边关内。是日尚早，投了人和客店。小二打扫洁净地方，安顿包裹床铺，泡了一壶好茶，将洗面水两盆放下。圣天子一面洗去面上尘垢，一面问小二道：“此处可有什么好游玩地方否？”小二回说：“虽有几处，均属平常，只有海边关叶大人公子叶庆昌，在庆珍酒楼旁边造了一座大花园，其园内砌座杏花楼，极其华美，为本地第一个好去处。叶公子每日在此楼游玩，不许闲人进去。客官如遇公子不在，进去一游，胜游别处多矣！但叶公子每日早晚必在楼内饮酒，午后回府，现下已过午时，客官碰巧前往一游，回来用晚饭未迟。”圣天子随问：“店家姓甚名谁？与我们看着包裹，我去一游，就回来便了。”店家说：“小的姓周名洪，坐柜的是我妻舅，姓严名灵。小的郎舅在此多年，请客官放心前去，早些回来便了。”圣天子随即带了日青出了店门，问店家这杏花楼从哪条路去。店家说道：“由此东边大街直行，转过左手，海边街上最高一座大楼就是。”周日青闻言，随即上前引着前往。正是从此一去，弄出弥天大事，有诗为证：

帝皇无事爱闲游，柳绿花红处处幽。

毕竟恶人有尽日，刹时父子一同休。

按下不提。

再表圣天子与周日青望着东边一路而来，转了弯，果见近海旁大街上，远远有一座高楼。走近楼下，四围砖墙围着，上有金字蓝地匾额：庆珍酒楼。生意极为热闹，来游的推挤不开，随即分开众人，与日青进了头门，看见两旁，时花盆景，摆列甚多。一望酒堂上，客位坐满，正欲上楼，只见酒保上前陪笑说道：“客官碰巧来得迟了，小店楼上楼下都已坐满，先来的客已无坐位，所以都站在门外，请客官改日再来赐顾。”圣天子闻言答道：“我们不吃酒，只要你引我到杏花楼上一游，我重重有赏。”酒保道：“虽然使得，只是叶公子申牌时要回来的。客官进去游玩不妨，第一件不要动他东西，第二务要申牌时以前出来，切勿迟延，误了时刻，被叶公子看见，累小人受责。”圣天子说道：“我都依你便了。”于是酒保在前引路，来到杏花楼院门口，遂将门开了。进得门来，一条甬道，都用云石砌得光滑不过，迎面一座小亭，横着一块漆底沙绿字匾，写着“杏花春

雨”四个字。转过亭后，一带松荫，接连一座玲珑嵯峨假石山。上了山坡，来到山顶一望，一片汪洋活水，皆从四面假山石中曲折流聚于中。这杏花楼砌在塘中间，此山顶上有座飞桥，直接三层楼上，两旁均用小石字栏杆围护，高在半空中，极为凉爽。然此特为夏季进园之路，若冬天另有别条暖路，避去风雪，至楼内上层。此楼造得极其富丽，十分精巧。游廊上摆着各色定窑花盆，两边种的是素心兰花。进得楼来，四边屏风格子，俱用紫檀雕嵌，五色玻璃，时新花样。椅桌俱用紫檀雕花，云石镶嵌。各处挂着许多历代名人字画、古董玩器，为大家内所无的。

圣天子畅游一番，忽见三层楼上酒厅中摆着一桌十分齐整满汉酒筵，并未有人入席。随问酒保道：“你方才回说没有空座头，酒菜都卖完了，因何又有这一席？难道是自己受用的不成？好生可恶！还不快取暖酒来，我就在这里开怀畅饮。吃完了伺候得好，重重有赏。”酒保闻言，惊得面如土色，连忙说道：“此席酒是叶公子备下申刻到此用的，谁敢动他？未曾进来之先，已与客官说明，不要妄想。务望到各处游玩，早些出去为妙，不要闯出祸来，小的就万幸了。现已将近申牌时分，倘若再迟延，碰见公子，非但小的性命不能保全，连客官也有不便。”圣天子闻言大怒，喝声：“奴才胡说，难道你害怕叶庆昌，就不怕我么？等我给个厉害你看。”说着一手将酒保提起来，如提鸡一样，殊不费力，高高举起，望着窗外说道：“你若不依我，管叫你死在目前。”酒保大叫：“客官饶命，小人暖酒来就是。”圣天子冷笑了一声，轻轻将他放下，随道：“你只管放心搬酒菜上来，天大事情，有我担当。”酒保无奈，只得将叶府公子所备下的各种珍馐美味送上楼来，随即着人暗中报知叶庆昌。

不提圣天子与周日青在杏花楼欢呼畅饮。再表这叶庆昌公子，是海边关提督叶绍红之子，奸恶异常。倚着父亲威权，谋人田宅，占人妻女，包揽人命重案，刻剥百姓，鱼肉客商，甚于强盗，所以家内如此富厚。叶绍红见他能做帮手，十分欢喜，言听计从，狼狈为奸，万民嗟怨。不知费尽多少银子，起造这座杏花楼。每日早晚，同一班心腹狐群狗党，到此欢叙，设计害人。不料这日，正在府中与手下人商议要事，忽见看守杏花楼的家丁跑奔回来报道：“现有两人，硬进杏花楼，将公子预备的酒席，押着店家卖与他吃。酒保不依他，就要将酒保打死。已经在楼内畅饮，请公子快去。”公子一闻此言，暴跳如雷，即刻传齐府内一班家丁、教头人等，约有一百余名，齐执各色兵器，飞奔杏花楼而来。到了门首，公子吩咐各人，

均在楼下前后门口分头把守，听候号令，叫拿就拿，叫杀就杀，不许放走一人，违者治罪，小心捉着这两人，重重有赏。随带了八名教头、两个门客，当先拥上楼来。

来到第三层楼酒厅之上，见座中一人，年约四旬以上光景，生得龙眉凤目，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旁坐一少年，年约十三四岁，生得眉清目秀。酒保侍立一旁，满面愁容，十分怕惧。公子看了，上前大喝道：“何方村野匹夫，胆敢威逼酒保，强占本公子杏花楼，食我备下酒菜？问你想死还是想活，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难道你不闻公子的厉害？快把姓名报上，免我动手。”那酒保见了公子，急忙跪下磕头说道：“小的先曾再三不肯，无奈他恃强，如若不依他，几乎把小人打死。只求公子问他，宽恕小人之罪。”说完就在楼中地上叩响头，犹如捣蒜的一般。圣天子看了这般情景，不觉拍手哈哈大笑。不知说出什么言语，后来如何动手打死公子，叶绍红领兵擒捉，忽遭阴谴等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杏花楼奸党遭诛 海边关良臣保驾

诗曰：

为官岂可性贪赃，纵子胡行更不良。

此日满门皆斩首，至今留下恶名扬。

话说圣天子正与周日青在杏花楼上开怀畅饮，忽见楼下拥上一班如狼似虎之人；为首一人蛇头鼠眼，形容枯槁，声如破锣，身穿熟罗长衫，外罩绸缎马褂，足登绣履，口出不逊之言；酒保跪在他跟前，叩头不住，口称公子，知是叶绍红之子叶庆昌；听了他一串胡言，不觉呼呼冷笑，随说道：“你老爷姓高名天赐，这位是我干儿姓周名日青，偶游此楼，不觉高兴，就吃了你备下酒菜，你又怎么样？你若是知的，走上来叩个头，赔了罪，快快把这狐群狗党退了下去，既不扫了老爷们的兴，我自然用完了多赏几两银子。倘若牙萌半个不字，管教你这班畜生，一个个死在目前，若走了一个，也不算老爷的厉害。”叶庆昌一闻此言，激得无名火高三千丈，暴跳如雷，大叫：“快与我拿他下来！”当下各教头手执军器，蜂拥上前。圣天子此际手无寸铁，难以迎敌，忙将酒席踢翻，随手举起坐下紫檀宫座椅，望着各人打将过来，力大又势猛，众教头早有一人打倒在地。叶公子见势头来得凶，正欲走时，早被地下酒菜滑跌在地。圣天子飞走上前，双手将他提起。各人大惊，要救也来不及，只见圣天子说声“去罢”，望着窗外，如抛绣球一般，在三层楼上抛下假山石上。这楼有八九丈高，抛在石上身已粉碎。各人大叫：“不好了，打死公子了！”随即有几个家人，飞奔下楼，回府报信。各教头见在楼上不便动手，随即一齐退了下来，把杏花楼前后门户重重围住，恐怕这人走脱。当下圣天子招呼了周日青，从楼上打下来。一层层都是桌椅，将去路拦住，拨一层又是一层，已有三分倦意。打到门口，又早有各打手及教头截住去路。圣天子在楼内拾了一对双刀，周日青也拾了一双铁尺，尽力往外打来，势如猛虎，勇不可挡。无奈人多，

虽已打死数十人，仍然拼命拦着，死也不肯退去，这且按下不表。

再说海边关提督叶绍红，正在衙内与各姬妾作乐，忽见有两个家人飞跑回来，跪在地下哭叫道：“不好了！公子在杏花楼被两人从三层楼上提了起来，抛在假山太湖石上，跌得脑浆流出，骨如粉碎。”叶绍红一闻此言，登时大叫一声，魂飞魄散，气死交椅之上。左右侍妾慌忙用姜汤救了，半时之久，方才渐渐醒来，放声哭叫：“孩儿死得好苦呀！”随即喝问家人，因甚事情与这两个争斗起来。家人就把上项事情，详细禀知：“现在各打手已经被他伤了数十人，还拼命围着，与他死战，不肯放他走脱。我等众人，一面守着公子尸首，飞跑前来报知老爷，只求快些点兵去协同各人捉他回来，以报公子之仇要紧，如若迟延，定然被他走脱了。”说完只管在地上叩头。叶绍红听了，只气得无名火高三千丈，七窍内生烟，即刻拔下令箭，亲自点齐了兵，带了提标部下五营四哨，马步兵丁，风飞前往杏花楼。不论诸色人等，有能当场捉获其人者，重重有赏。一面出令，一面飞马前来，早望见杏花楼前，一派喊杀之声。登高一望，只见家将门丁被这两人打得抵挡不住，看着要出重围。当下叶绍红喝令马步大小众兵，一齐协力上前。见他如此勇猛，难以就擒，暗暗着部下各人，远远将长绳及板凳绊他脚下。

且说圣天子正在如狼似虎追杀各打手，忽见兵丁越杀越多，就知接应的来了，心中一想，招呼日青打出去罢。只见许多长绳板凳乱绊将来，日青早被绊倒在地。急忙上前救时，自己也被绊跌，心中一急。此乃万民之主，有百神护佑，泥丸宫真龙出现，只见金光万道，雾爪云鳞上冲霄汉，直达凌霄宝殿。这日玉帝开殿，查验下界善恶，查到海边关提督叶绍红，前生本属灵猴，修炼千年，合入地仙之队，因与太行山八百年顽鼠有父子尘缘，故令先后转胎下世，望他身到朝堂，为国效忠，爱民惜福。不料他二人投入官家，前言悉背，凌虐子民，无恶不作。所犯诸大过，早经虚空过往神祇，日夜伺察，陆续奏闻。是日玉帝查恶之余，拍案大怒，忽据守殿仙官跪称，当今天子被叶绊倒，亟须救护，并云奸臣叶氏父子，恶贯满盈，应早收灭等语，即令南天门黄灵官传飭该处城隍土地诸神，分头遮护。你道城隍是谁？原来曾做太仓州属嘉定县陆稼书者，老爷归真之后，上帝以其生前正直，即飭赴该处城隍之任。到任以来迄将一载，深恨叶氏父子行为，而不忍即行示罚者，犹冀其父子改过自新，以消前愆。今闻煌煌天语，即传同当方土地，带同文武各官神兵二十名，竟奔杏花楼而来。只见叶绍红正在指挥狗党狐群，城隍大怒，即举手向叶心中一指。却说叶绍红正见了

打死儿子的仇人，眼中火出之际，忽觉心中大痛，大叫一声，满地乱滚。那时这手下狐群狗党，见此光景，早将绊天子的绳丢了，赶拢慰问。只见叶绍红口吐鲜血，面色渐白，大叫数声，呕血斗余，一命呜呼，恍如路毙。众人只得设法用软轿抬回署中，所有中军等官与诸将士不明其故，互相惊异。一时哄乱了全城人民，齐来观看、探问。有谓气极而死者，有谓受阴谴而亡者。内有学问深者，谓该父子同日死于非命，以其平日作为，按之定受阴谴，此系恶报。于是皆知天谴，大快人心，一刹时纷纷走散。

却说圣天子绊倒在地，翻身起立，忽见众兵丁交头接耳，丢了绊绳，纷纷走散，不来对敌，忙将干儿子扶起，顺手在地上拾得短刀两把，日青亦拾得铁棍一条，正欲开步动手往外打出去，忽见人渐渐散去，传说叶提督呕血而亡，实深骇异。暗想此等恶人即不遭天谴，定干国法，今虽身死，必使受戮尸之刑，方快天下人心。正在与日青闲论，一面说话提刀而行，遥见客店中掌柜严灵跑来，走得满头是汗，气吁吁的说道：“因有人传说，客官在此与园主打架，恐有吃亏之处，故此奔来探听。”天子一见严灵，心中大喜，说道：“来得甚好。”即与日青、严灵转入杏花楼帐房内，随手抽取花笺一张，信笔写成一信，封好了口，正欲与严灵说话，忽闻日青道：“孩儿想今叶奸臣虽心痛自毙，然此是朝廷大官，今日之后，定有奸党替他报复，拦阻我们不能脱身，请干爹早定妙策。”天子道：“吾儿放心，管教除尽此害。只要烦严灵，速将此信连夜送入京城，就有天大的事，都可以消了。”事不宜迟，即唤严灵前来，附耳低言：“速将此信送入京城大学士刘墉，说有圣旨，他自然会接你进去。你把目前情形说知，叫他快来，他自有法儿。你不用害怕，且大胆前往，不可泄漏，误我大事。”严灵、日青至此始知就是圣驾。严灵连忙跪下，口称死罪。圣天子嘱他不要声扬，立刻前去为妙。当下二人知是当今天子，不觉当时且惊且喜，十分放心。

那日刘墉正在府中静坐，忽见守府家人报说外面来了一人，说有机密圣旨，不觉大惊。即将严灵请进，排开香案，叩头开读。诏曰：

朕游历江南，驾至海边关庆珍酒馆内杏花楼饮酒，因该关提督叶绍红之子叶庆昌欺朕，被朕打死。其父提兵赶来，虽受天谴，当场呕血而亡，但查得平时作为，实堪痛恨。望刘卿见旨，即命九门提督颜汝霖提兵前来，除将该叶氏父子戮尸外，并着满门抄斩，以伸国法。速速此谕。

刘墉读毕，大惊失色，急忙召见九门提督，将圣旨与他看了，随即点

齐十八名侍卫，御林军三千，飞风般似赶到海边关来叩见天子。随即密传口诏：“着颜汝霖将叶绍红父子戮尸，全家拿下，满门斩首。”行刑之际，合关军民，无不称快。天子又谕：“所遗海边提督篆务，即着山西提督军门姚文升署理，钦此。并着查抄叶绍红家产之后，颜卿即可带同侍卫等回京复命。”说完赏了周洪、严灵，即着回寓，将行李送来，即与大将军分手，带着日青直往江南海青县进发。

一路上天气晴和，山青海碧，鸟语花香。各村户中，鸡犬不惊，人民乐业。天子见此太平景象，十分开怀，晓行夜宿，漫步行来，已到大江边。是日天色已晚，只得投店住宿。次日天明起来，托店家租了一只过江便船，随与周日青携了包裹行囊，下得船来。随见络绎先后搭客、货物也已落满了载，幸喜船内倒还宽舒。只见船主手拿一本红签簿子，进入舱内，从头舱客起，次第问捐。舟中所搭的客人，或是银子，或是铜钱，都是现交的，付与船主，嘱其虔诚敬祷，求神庇佑，不知是甚缘故。圣天子见了，好生诧异，随即请教同舟一位老诚客人，细问端的，为着什么事情要问各客捐银？作何所用？老客说道：“客官是初入客途，不知风俗，听在下的慢慢说来。离此数里，大江之中有座石山。此石山上，历来有间老魔神庙，这位老魔神，十分显圣。来往官船商船，在此庙经过，都要捐银，备了猪羊酒礼，虔诚到庙致祭，求其庇佑，自然太平无事，安安稳稳渡得江。若不如是，就是风平浪静，将到彼岸，也撒转来，霎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浪，舟沉船覆，性命难保，此是向来规矩。少时间，客官们与老汉等到了庙前，也要一齐上去烧香拜祈一番。现在船家亦问各人随意略捐银钱，买办祭品礼物。”方才开船，一边说着，那船户已经走到面前，圣天子冷笑说道：“你们不用如此破费银钱买祭物，只管放心开船前去。大江中如风浪险阻，老魔神作怪时，我曾遇异人传授灵符神咒，使将起来，不要说这小小老魔神，就是四海龙王，敖家兄弟，也不敢逆我法旨，包管平安无事。”各人听了，齐说：“客官如果没有银子，不妨直说，我等众人共同代你两位多出些便了。这样事情，不是当玩的，不要说你自作自受，心甘情愿，还要带累合船数十口，都有性命之忧。事到临头，就悔之也不及。”当下众人都肯代他出银子，不信他有法术。

圣天子看见众人不肯依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回手向贴肉汗衫内五宝珍珠钮上，解开活扣，脱下一粒避水珠藏在手中。这珠有五粒，金木水火土五行宝珠，做在贴肉汗衫钮上，因此刀兵水火，不能近身。将来后段，

当此汗衫之时，再为详细表明，按下不题。随对众人道：“列位不信，看我会咒语分开江水与你们看看何如？”众人齐声道：“如此极好。”随即来到船边，各人争先来看。天子将此宝珠，握在手中，假作口中念咒，将手在水中一分，只见江水登时裂开一条白光，直射水底，那水两边离开有数丈之远，深丈有余。众人大以为奇，齐声喝采。圣天子将手提起，水仍合拢。船中各人，深信不疑，船主将先前预备置酒礼祭物银钱，按名派还。看看客货已经满载，随即起锚开船，挂上风帆，乘着顺风顺水，如箭一般行来。看看到了老魔神庙前，远远望将上去，只见庙里鸣钟擂鼓，香烟霏霏，庙门外岸边之上，赛神停着船只，约有百十号，鸣锣放炮之声，十分热闹。只有这圣天子所搭之船，并不挽泊停留，一直冲波破浪的前去。船上望见岸旁有许多人望着此船，指手画足，似是说他大胆不要性命的。

此时正当日午，风清气朗，天色融和。那船正往前行，刚至大江之中，忽见一阵狂风，天色一变，波涛汹涌，大浪掀天，打到船上来。舟不能进，帆为风吃住，欲下又不能下，各客人坐在舱中，衣服也被浪花打湿了。众人大叫：“客官，快些画符念咒救命要紧。此必老魔神来显圣了，若再迟延，我等与老兄都要葬在江鱼之腹了。”此际圣天子闻言，心中一想，当日唐太宗跨海征东之时，在东海也有龙王来朝，风波大作，几乎翻船，后来御笔写了“免朝”二字，放于海中，风浪即止。大约寡人今日偶然到此经过，必然大江之中，龙王来朝，断非老魔神与朕作对，何不我也写个“免朝”二字，放下水中，看是如何？随对众人说道：“看我弄法驱妖。”即于帖套中，取了一张红笺，口中假作念咒样子，舒开御腕，一笔写成“免朝”二字，着日青走出船头，放落水中。说也奇怪，只见一刹时，天清地朗，浪静风平。各客商们见了如此灵验，随都欢呼大喜，深深拜谢。自此以后，曾经圣天子金口说过，不用拜祭，这老魔神不敢擅作威福。直至今时，来往客商，省了无数虚费钱财，此皆仰藉圣天子兴利除弊之福，表过不提。

当时既得平安，一路行来，别无阻挡。不觉船到埠头，当下众人纷纷起货上岸，各投住处去了。周日青也雇了小船，随圣天子沿岸而来。只见江旁一带，造得极其富丽，与江北景况大不相同。往来游船画舫，笙箫鼓乐，吹弹歌舞，不绝于耳。听来词曲，皆操南音，妇女裙钗多穿的绸缎。走上码头，付了小舟力钱，周日青背了包裹，二人慢步行来。街市又阔，打扫得清清净净，人来人去，热闹非常。各行店铺，开设两边，酒馆茶楼，多是高搭数层之外。走过几条街市，都是拥挤不开。抬头见许多牌坊，都